

文学世界

Literary World





(上) 艾青八十壽慶時詩人們祝福艾老松齡鶴壽 1989、3、27 北京

文學世界作家詩人近照

(下) 第四屆台港海外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影相 1989、4、3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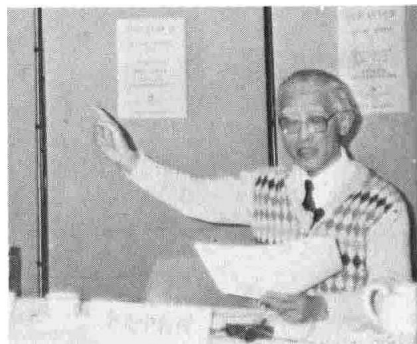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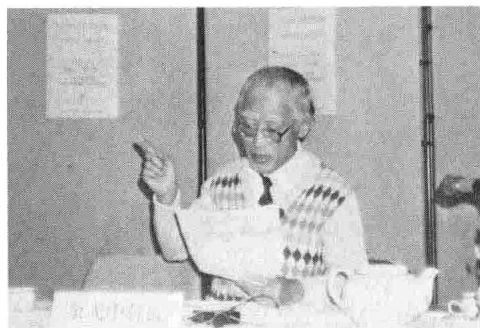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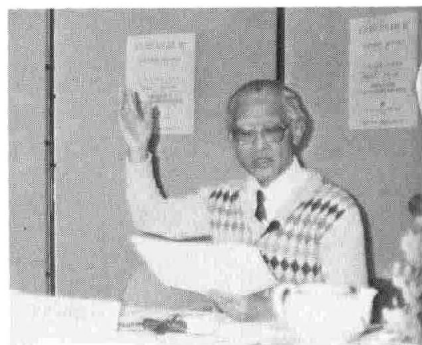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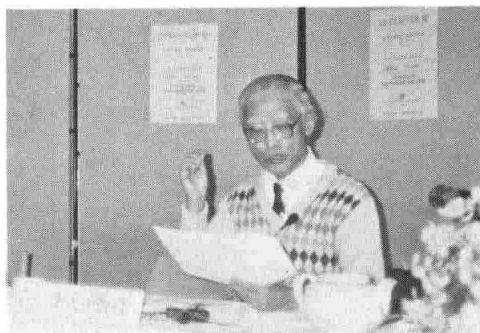




(上) 余光中 黎青

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影相 1988、12

(下) 余光中朗誦詩時的各種姿態



文學世界

封二

艾青詩文

詩世界專號目錄

文學世界作家詩人近照

《詩壇泰斗艾青》特集（專輯之一）

北京 艾青：我的創作生涯

北京 艾青：手稿：天鵝

北京 艾青：處女作：游痕（二首）

北京 艾青：短詩選：（三十五首）

北京 艾青：艾青無題詩（六十九則）

北京 艾青：序《艾青的跋涉》

日本 稻田孝：賀《艾青的跋涉》

北京 周宏興：艾青在桂林

北京 楊匡滿，楊匡漢：艾青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北京 周宏興：艾青八十壽禮紀盛

海峽詩情（專輯之二）

台灣 余光中：朗誦詩頁（九首）

台灣 洛夫：重回神州（七首）

台灣 張默：訪寒山寺

台灣 向明：向明近作（四首）

台灣 辛鬱：返鄉詩稿（五首）

台灣 管管：跪着的鐵與站着的石頭

台灣 蔣勳：酒歌

台灣 周鼎：岳陽樓散記

中國結 探親詩選

名家序文 艾青傳記 艾青評傳

四 七 八 九 二七 三五 三六 三七 七七 七七 八三 九〇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八

詩情友情

四川 方敬：第三者的插話（給余光中）

一〇九

上海 黎煥頤：梅花香自苦寒來（贈洛夫）

一一〇

安徽 陳發玉：給台灣詩人張默（外一首）

一一三

溫州 葉坪：贈辛鬱（外三首）

一一五

衡陽 曠野：給洛夫（外三首）

一一七

長沙 駱之：隔岸寄情（二首）

一一九

香港 犁：台灣詩情（二十二首）

一二〇

山河戀歌

《現代詩的守護神——羅門》（專輯之三）

羅門專輯

台灣 羅門：羅門短詩選（十七首）

一三一

台灣 羅門：詩的文學之旅

一四一

海南 王春煜：美的求索者——訪羅門

一四七

台灣 陳寧貴：月湧大江流

一五三

老少詩人的履印（專輯之四）

四川 沙鷗：情詩（二十首）

一六〇

廣州 李士非：哈登村

一六五

福建 劉登翰：舒婷評傳

一七四

北京 顧城：新作：海外詩抄（十首）

一八五

北京 錢芳：一個少女的詩園（十六首）

一八八

杭州 裴琴：少女詩懷（六首）

一九二

詩壇新秀

詩論與詩創作

詩論

北京 張同吾：在光怪陸離中尋找詩的真諦

一九四

北京 錢光培：中國十四行詩的昨天和今天

二〇〇

香港 王偉明：《詩風》與《世界現代詩粹》

二一四

詩人評介

詩人新作

詩選後記

詩星殞落

香港	黃維樑：禮贊木棉樹和控訴大煙囪	二一九
長沙	李元洛：屹立於時間的風中	二三五
四川	葉延濱：人生之旅的履跡	二四五
新加坡	王潤華：一顆沉默的樹以花說出最美的語言	二五三
上海	邵德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二五九
上海	王振科：「詩歌王國」裏的「詩人家族」	二六八
廣州	潘亞叡：從華鳴的創作看澳門詩壇新潮	二七七
北京	呂劍：蛇園記	二八八
北京	顧工：記憶，是倒撥的時針	二九二
台灣	李魁賢：流行	二九四
台灣	簡政珍：危機（外一首）	二九五
台灣	林煥彰：近作四首	二九六
台灣	吳明興：變奏曲（外一首）	二九八
台灣	莫渝：雲鄉（二首）	二九九
廣州	野曼：矯形篇（五首）	三〇〇
廣州	西彤：歷史短章（五首）	三〇二
廣州	張永枚：黃帝陵行吟（四首）	三〇四
廣州	鞠激：瀑布（外二首）	三〇五
菲律賓	和權：大川（二首）	三〇六
香港	周蜜蜜：「太空人」與「內在美」	三〇七
香港	翠琳：默默的夕陽	三〇九
美國	非馬：《台灣現代詩四十家》編後記	三一〇
上海	葛乃福：《台灣百家詩選》後記	三一二
浙江	蔣風：悼念五四遺老劉延陵先生	三一六

詩世界

Poetry World

詩世界

社長：

犁青

主編：

犁青

經理：

衛河

出版社：

文學世界社

香港告士打道109號1303室

電話：5—752018・5—8342733

編輯室：

香港告士打道109號1303室

電話：5—752018・5—8342733

電傳：81225 MYSIL HX

圖文傳真：5—8345445

印刷：

劭華印刷廠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116號2樓

電話：3—418393

發行者：

文學世界社

定價：

港幣二十元（郵資另付）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出版

詩壇泰斗艾青



我的創作生涯

艾青

……(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經過了八年的浴血抗戰，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勝利了。

九月我隨同一個文藝工作團到張家口，這是在關內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我寫了《人民的城》。

我當了華北聯大大學文藝學院副院長。這是我作行政工作最長的時間，除了組詩《播谷鳥集》之外，我很少寫詩。由此可見，寫詩與行政工作是有抵觸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我又一次回到美術工作上來——作爲軍代表，接管中央美術學院。但是，爲時不久，我又回到文學界工作。

一九五〇年秋天，我到蘇聯訪問了四個月，寫了組詩《寶石的紅星》，居多的是浮泛的頌詞。

這一個由天明書店出版了我的第一個選集《艾青選集》。

一九五三年回到離別了十六年的家鄉，住了一個星期。我家的舊房子被日本人燒了，現在的房子是新蓋的。寫了長詩《雙尖山》和另一首寫浙東游擊戰爭的敘事長詩《藏槍記》。這首詩我以不很熟練的民歌體寫的，是我寫作中的一次失敗。

一九五四年七月，受智利衆議院議長的邀請，經歐洲到南美洲。在巴西寫了《一個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智利寫了《礁石》、《在智利的紙煙盒上》，又寫了長詩《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

從南美洲回來，訪問了舟山群島，根據民間故事寫了敘事長詩《黑鯪》。

一九五七年四月，我到上海收集大量材料，想寫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未成，五月返回北京，陪智利魯達、巴西亞馬多到昆明，由昆明飛往重慶，由重慶坐輪船順流而下。寫了《長江行》。

不久，一次大規模的運動開始了。

在衆所周知的情況下，我被劃爲「右派」。我成了痰盂。一切謾罵都是判決。

我必須到新的環境裏接受改造。我得到一個將軍的幫助，到東北黑龍江省的北大荒國營農場生活了一年半，又調到西北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鍛煉。

我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最初的一段時間，我生活得還很平靜。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家首先被衝擊，許多稿件被抄走，其中有《長江行》以及寫上海的《外灘》、寫北大荒的《踏破荒原千里雪》、《蛤蟆通河上的朝霞》以及在新疆寫的大量的詩。許多重要的信件、資料也遺失了。從「低頭認罪，打翻在地，踩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三忠於一、四無限」游鬥，示衆，一直鬧到一九七二年九月，林彪叛國潛逃喪命之後，我才算松了口氣。我被允許到師醫院看病，才知道我的右眼已經完全失明了。

一九七三年我被批准到北京治眼疾。一九七五年，我再次到北京治眼疾。一九七六年十月，作惡多端的江青反革命集團垮台了，萬民同慶。

又經過約兩年的時間，有人鼓勵我重操舊業——寫詩。上海《文匯報》終於發表了我的一首詩《紅旗》；隨之又發表了《魚化石》。讀者才知

道我依然還活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寫了長詩《在浪尖上》。

同年十二月，我完成了長詩《光的讚歌》。

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我隨一個訪問團到廣州、海南島、湛江、上海。

我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恢復名譽，恢復黨籍。我隨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代表團，訪問歐洲三國。

在西德，我訪問了法蘭克福、漢堡、特里爾，哥廷根、慕尼黑、波恩……在訪問西柏林時，我寫了一首《牆》——柏林牆。

奧地利維也納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到南美洲時曾經路過，而且住過幾天的地方，那時我把它形容爲患了風濕症的婦人；而現在，經過了二十六年之後，她變得像歡樂的少女，容光煥發了。

我還訪問了林茨、薩爾斯堡、巴登。

在意大利我訪問了都靈、熱那亞、米蘭、威尼斯、羅馬。我寫了長詩《古羅馬的大門技場》。

我在新疆農場時，曾讀了一點歷史，對古羅馬多少有一點了解。在《古羅馬的大門技場》裏有一段寫蒙面鬥士的，影射文化大革命中互相衝殺着的人被蒙上眼睛，勝利是盲目的，失敗也是盲目的。

一九八〇年六月，受法國波里尼亞克基金會和巴黎第三大學的邀請，參加「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國際會議。我寫了《中國新詩六十年》。

我和巴黎已闊別四十八年之久，我曾住過的玫瑰村已經不見了。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連街道也改變了，都是新蓋的房子；我到拉丁區去找我住過的旅館，旅館還在，但門面煥然一新了。

有人問我：「你離開巴黎這末久了，你看它有什麼變化？」我說：「凱旋門，巴黎聖母院，鐵塔，依然如故；但是，十三區蓋了許多高層建築，還有戴高樂國際機場，蓬皮杜文化中心，高速公路，汽車也增多了；街上有很多穿喇叭褲、戴黑眼鏡、騎摩托車的青年男女。巴黎大變了。」

訪問了尼斯、夏納、蒙地卡羅，寫了《巴黎及其它》組詩。

從尼斯飛羅馬，我第二次到意大利。

同年九月，受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主持人聶華苓的邀請，在美國四個月。得到梅因、芝加哥、費城、紐約、華盛頓、波士頓、印地安那、舊金山、洛杉磯等地訪問，我也寫了一些詩。回來路經香港，寫了《香港，香港》。

一九八一年，我寫了長詩《面向海洋》和長詩《清明時節雨紛紛》。

一九八二年四月，應邀參加在日本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亞洲作家會議」。討論「民族文化與民族特性」。我在會上發了言，中心思想是：「茶葉和咖啡當然可以並存，鴉片與大麻則必須禁止；科學與迷信應該區別。」

會議在東京、京都舉行，還訪問了奈良。

五月，杭州為紀念我創作五十周年舉辦學術討論會。我趁此機會回到家鄉去，見了我的保姆大堰河的第二個兒子蔣正銀——大堰河有五個兒女，死了四個，正銀是釐工，比我大五六歲。

一九八三年一月，我被邀請參加新加坡的「國際華文文學營」會議。

一九八三年一月號的《十月》雜誌上發表了我的長詩《四海之內皆兄弟》。

老實說，經過了多少年的動蕩不安之後，我的心情是極平靜的。正如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寫的《虎斑貝》裏寫的：

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帶到沙灘上

我從來沒有想到能看見這麼好的陽光

我是樂觀的，也是達觀的。

一輩子不知道摔過多少跤。

摔倒了自己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土就完了。

我即使一邊流血，一邊也還笑着——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在智利海邊看着礁石，我寫了：

一個浪，一個浪

無休止地撲過來

每一個浪都在它腳下

被打成碎沫，散開……

它的臉上和身上

象刀砍過一樣

但它依然站在那裏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許多比我年輕的死在我前面了，我却還活着。
要是在七、八年前死了和死了一條狗沒有什麼兩樣。

從一九三二年發表《會合》開始，到今天已度過半個多世紀了。這就是我的創作生涯。有時，真象穿過一條漫長、黑暗而又潮濕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過來，現在總算過來了。

艾青 一九八三年初夏

附記：1987年5月2日至10日，應邀訪問澳門。新作「澳門行」由《文學世界》創刊號刊出。

天 鵝

一頭天鵝郎雲

艾 青

你天外的來客

多么自由自在

完美的造型

純潔的淨態

寧靜而又溫柔

比雪花更潔白

湖上的浪花

天上的云彩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艾青處女作：

游

湖心

泊泊，泊泊！破寂的槳聲
起自那柳蔭濃處的湖邊。
縷縷的波紋，
蕩碎了澄清似鏡的湖心，
映着陽暉，
閃成無數銀針。
游舫呵！
若滄海裏一葉浮萍，
飄在綠膩波碧的水面！
我呀！
如搖籃裏孩嬰，
饑迫時看見乳母俯身開襟
瞻望着將到三潭印月，耐人眷
戀的湖心亭！
呵，使我的心靈不住的顫震！

痕

（二首）

傷懷「古來多少英雄 骨，埋遍西湖南北山」

徘徊，徘徊在西子湖濱！
心極無聊呀，愁思綿綿！
憶起了已往的豪華，
如何能抑制心裏的悲梗？
追尋！我若俯首默禱般的把前塵
追尋；
呵，那時候的對酌談心的美女，
那時候舉盞邀月的文人！
醇醴般的歡情；
扶杖盤桓的高吟！
紅顏命薄的蘇小呀，
爲忠義而犧牲的碧血丹心，
如今，如今！
只有塚背上荒草青青！
附記：一九四〇年在重慶回憶自己詩
歌生涯時，艾青曾寫道：「最初寫詩

是在中學時代。用八千磅的光道林
釘了一冊橫長的本子，結了絲繩。
封面上用鮮艷的彩色畫了蝴蝶或紫
羅蘭。至今想起來是很可笑的。最
初被用鉛字印出來的詩，是兩首感
嘆西湖的，弔友的詩。在每個感傷
的詩句子的後面，拖了一個疲乏的
韻腳。那兩首詩，一定是受了當時
正在流行的浪漫主義的影響的。『
我曾爲尋找艾青這最早發表的詩作
跑了不少圖書館。感謝王志元找到
了刊載這兩首詩的刊物《學蠶》
（艾青當時念中學的金華浙江省立
第七中學校友會刊物），使我們有
機會聆讀這位被譽爲「中國詩壇泰
斗」、東方卓越的詩人艾青在一九
二八年寫成的最初的詩作，也使研
究艾青的學者得到了這珍貴的史
料。

周宏興
一九八八年歲末

艾青短詩選

(三十五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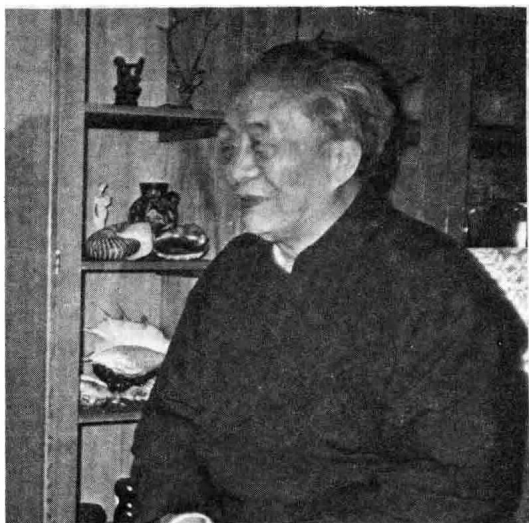
浪

你也愛那白浪麼——
它會嚼啃岩石
更會殘忍地折斷船樁
撕碎布帆

沒有一刻靜止
它自滿地談述着
從古以來的
航行者的悲慘的故事

或許是無理性的
但它是壯麗的
而我卻愛那白浪
——當它的泡沫濺到我的身上時
我曾起了被愛者的感激

1937年5月2日，吳淞炮台灣



乞 丐

在北方

乞丐徘徊在黃河的兩岸
徘徊在鐵道的兩旁

在北方

乞丐用最使人厭煩的聲音
吶喊着痛苦
說他們來自災區
來自戰地

饑餓是可怕的

它使年老的失去仁慈
年幼的學會憎恨

在北方

乞丐用固執的眼
凝視着你
看你在吃任何食物
和你用指甲剔牙齒的樣子
在北方
乞丐伸着永不縮回的手

烏黑的手
要求施舍一個銅子

向任何人

甚至那掏不出一個銅子的兵士

1938年春，隴海道上

他 起 來 了

他起來了——

從幾十年的屈辱裏
從敵人爲他掘好的深坑旁邊

他的額上淋着血

他的胸上也淋着血

但他却笑着

——他從來不曾如此地笑過

他笑着

兩眼前望且閃光

象在尋找

尋給他倒地的一擊的敵人

他起來了

他起來

將比一切獸類更勇猛

又比一切人類更聰明

因為他必須如此

因為他

必須從敵人的死亡

奪回來自己的生存

1937年10月12日，杭州

水 鳥

兩只水鳥浮動在水邊

烏篷船裏發出了槍聲

一隻在驚怖中逃逸了

另一隻掙扎在受傷的痛苦裏

它的翅翼無力地拍着水面

又迷亂地飛了幾圈

才慢慢地向上舉起

終於朝江岸的岩石

與叢林間飛去……

此刻

它在岩石的隙縫間

用自己的嘴撫自己的創傷

在寂寞的哀鳴裏

期待着伴侶的來臨

1940年，夫夷江上

樹

一棵樹，一棵樹

彼此孤離地兀立着

風與空氣

告訴着它們的距離

但是在泥土的覆蓋下

它們的根伸長着

在看不見的深處

它們把根須糾纏在一起

1940年春

西 湖

月宮裏的明鏡